

铸魂

下

石尚山 /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铸魂

下

石尚山 /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铸魂 / 石尚山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80252-539-9

I. ① 铸… II. ① 石…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1164号

铸 魂

著 者: 石尚山

出 版 人: 石永奇

策划编辑: 刘 泰

责任编辑: 陈娜娜 常永富

装帧设计: 姚 洁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字 数: 960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539-9

定 价: 1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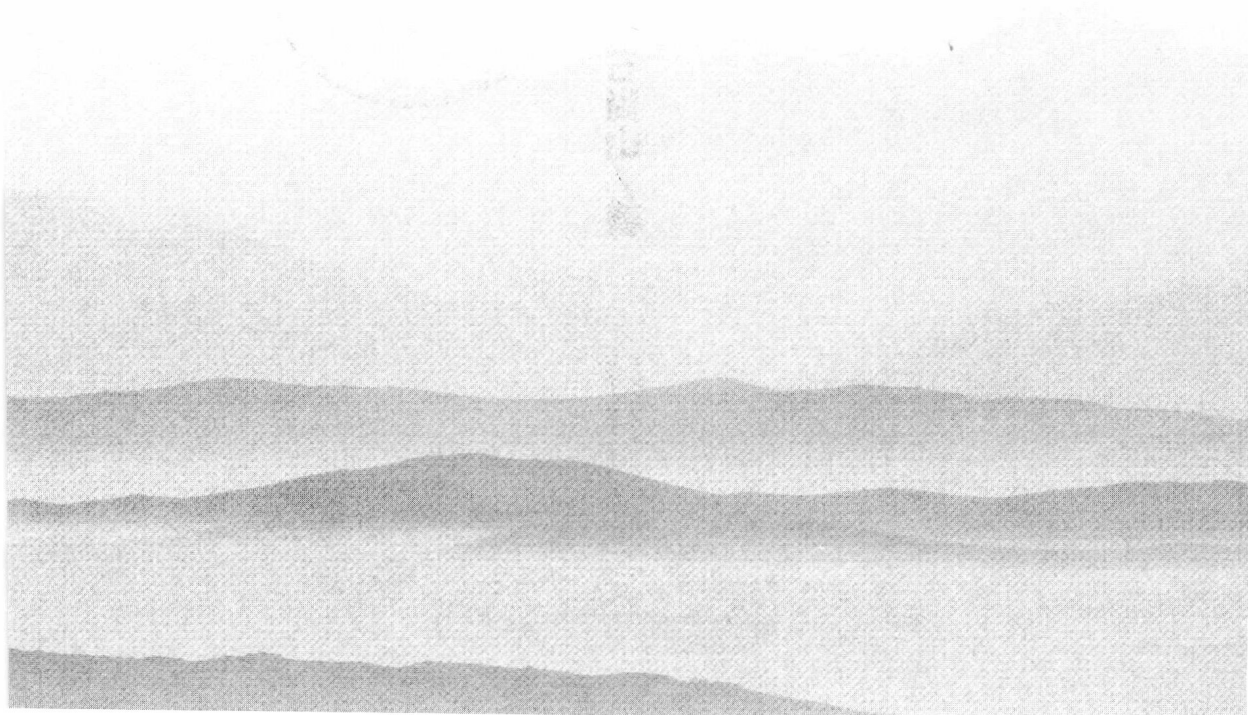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将根据开国名将王近山传奇故事创作的此书献给

“一代战将” 王近山将军



目 录

下册

第三章 渡江千里大追击 虎啸西南揽重庆……483

第四章 骁勇出征卫国疆 伏虎鏖战上甘岭……527

下篇 忠魂铸信仰 大义承担当

第一章 丘壑临惊风 恨水东逝去……605

第二章 猛虎落中原 胸中又逐鹿……748

第三章 铁马兵河梦 疯将再燃情……807

第四章 病魔断壮志 忠义祭军魂……879

后 记……997

第三章

渡江千里大追击 虎啸西南揽重庆

三大战役结束后，蒋军主力已被歼灭，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的策划下，一面与我假和谈，一面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按照预定计划，渡江作战主要由二野、三野承担，以二野为西集团在枞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由刘伯承指挥；以三野为中、东两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分别由粟裕和谭震林指挥。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为战役之关键，三野两个集团渡江后应迅速东西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二野着重密切协调三野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之任务，并以主力迅速出衢县地区，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按战前部署，二野第3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段渡江，挺进歙县（即徽城），截断徽杭路，而后沿公路东向杭州。

12军的将士们在他们的军长兼政委王近山的率领下，挟淮海战役的胜利和喜悦，和其他各路大军一样，雄心勃勃地奉命完成渡江前的准备工作，然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安徽枞阳的公路上，行进着精神抖擞的解放大军。王近山乘坐的美式吉普车在路上急速行驶，他的车后紧跟着一辆坐满警卫的中吉普，车上除了架设着一挺大口径的机枪外，还显眼地插着王近山那面威风凛凛的鲜红战旗。

站在长江北岸的枞阳，王近山放眼长江，只见长江波涛滚滚，气势磅礴，江面上烟雨茫茫。在王近山身后跟着34师师长尤太忠、35师师长李德生、36师师长肖永银，还有作战处副处长刘金星、副师长张高、参谋科长吴天、警卫参谋雷虎等人。

刘金星用手指着靠近长江北岸的江中一片沙洲，向指挥员们介绍：“那就是铁板洲。”

王近山看着沙洲四周的防洪堤问：“有多大？”

刘金星，“总面积20平方公里，离北岸500米。沙洲的四面有防洪堤，洲上守敌400多人，依托防洪堤，构筑了以地堡和暗火力点为骨干，以堑壕、交通壕相连接的野战防御阵地，它的东南面是玉板洲。”

王近山其实对此地形早已是烂熟于心，他在带队查看地形的同时口头下达了渡江战役的前期任务，他对众人道：“铁板洲既是敌军向我江北进攻的桥头堡，也是我军强渡长江的必经跳板，必须先拿下！太忠，这个任务交给你。既要夺取这个跳板，也要给全军渡江提供经验。”尤太忠答应过后，依然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看江中的沙洲。

王近山在回去的路上，坐在车里问身边的吴天：“渡江的船筹集到多少了？”

吴天略做思考：“已经有200多条了。经过宣传，许多船主自动把隐藏在江叉、芦苇里的木船划出来交给部队。有的群众把沉在水底的船捞起来，修理好交给部队。侦察分队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潜入江湖水底打捞被蒋军砸沉的木船。我们已经动员了将近500名船工编入渡江船队，壮大了渡江的

水手队伍。这些船工积极向战士传授技术，还主动立保证，决心在渡江中打头阵，立头功。”

王近山在车中看见渡江部队正在练习泅水和驾船，就示意停车。他下车向河边走去。在河边，一群战士正推着一个用稻草和芦苇制成的浮动射击台下水。一个战士在水中看见王近山，赶紧立正敬礼，但因水流冲击，身体不住地晃动。战士一面随波晃动着，一面断断续续地向王近山报告：

“报告首长，这是我们发明的水上浮动射击台，我们还发明了手摇螺旋桨，改进了木船动力，加快了船速。”

王近山特别喜欢肯动脑子的人，他高兴地说：“好！打仗就是要越打越精，办法越想越多。你们的准备越充分，就越有胜利把握。继续努力！哎？我们好像认识？铁柱？张铁柱！你是老6纵！”王近山回想起豫西牵牛时发过牢骚的那个战士。

战士高兴地说：“是！首长还能记得我？我现在当班长了。”这时，一个浪涌过来，张铁柱倒在水里，灌了一大口水。战士们大笑起来。

王近山笑着继续问：“老6纵，现在仗给你越打越大了吧？还在嘀咕跟着我‘王疯子’打窝囊仗吗？”

张铁柱有些不好意思，“首长，现在想想，咱们的豫西牵牛真不冤枉，硬是干掉了老对手黄维兵团。这淮海大战可是过了瘾啦！我还立了功，立功喜报寄回去，可把俺全村都高兴坏了，年轻人都出来参军，说再不出来就捞不到打老蒋了！”

这时围过来的好多战士欢呼着、哄笑着，王近山的脸色也是红彤彤的，格外兴奋，他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放松和欢乐。

王近山欣喜地和战士们聊着：“好、好、好，今后我还会带你打过瘾的仗。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用10个人打他1个人。可是，过了这长江啊，我看我们就该1个人打他10个人喽！我相信你铁柱同志会把我们老6纵的传统传下去的，把我们6纵打造出的这副军魂也传下去。你还要带着你的战士们在渡江战役和今后的战斗中再立大功！”

战士们齐声喊起了口号：“打过长江去，争取立大功！”

王近山享受着将士们的激情，最后认真地说：“告诉你们的连长，就说是我王近山的命令：出发前，要吃顿好饭。吃饱饭不想家！”

战士们也跟着高喊起来：“吃饱饭不想家！”

在安徽枞阳，12军文工团驻地，时梦正在指挥文工团员排练新曲目。时梦用指挥棒敲打着他的乐谱架子，因为在排练的同时，他还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他对演奏员们说：“行了，休息会儿吧！”

众人围上来，纷纷提问：“团长，给我们讲讲这部作品的含义吧，这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吴艺也走过来，对时梦说：“梦子，你把心中想的跟大伙儿说说吧。”吴艺使用了他们夫妻间的昵称。

时梦有些犹豫，“好，我试着说说。因为这只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感觉，但是，它却影响着我的创作。这部作品，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是写战旗，是写支撑人们意志耸立在心中的那面战旗。也是写英雄，歌颂英雄，战旗耸立在英雄的心中，而英雄又像一面战旗激励着更多的人，为了信仰，为了正义，战旗指向，无往不胜！在我的创作理念中，英雄就是一面旗帜，英雄就是一座丰碑，任何时代都会需要英雄！”

下面有的人立刻用萨克斯管吹奏起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主题旋律。

时梦继续说：“我要歌颂的英雄，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自己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军人的脊梁骨。”

文工团员问：“他是谁？”

“我的老首长：王近山！‘王疯子’！”所有人都敲响了自己的乐器，表示敬意。

时梦继续说：“我跟他认识是在抗日战争，但在红军时，人们就开始叫他‘王疯子’。其实他一点儿都不疯，他是我见过的最有风度、最温文儒雅的指挥员。他是这样的人：他随时随地，毫不隐瞒自己质朴、坚定，而又单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身上永远都充溢着积极求战、勇猛机智、身先士卒的作风。他没有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他在平时生活中毫无锋芒，既没有豪言壮语，又不会争枪夺马，夸耀战功。他看上去，只是一个时常微笑的普通

军人，甚至依稀保存着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悠久的习性和宿命。可是，一旦战争来临，他的超人才智便奔涌而出，仿佛有了无限的能量和智慧。不管战斗如何激烈，即使炮火震荡，隐蔽所的棚顶纷纷落下，他依然平静如水，不急不躁，细心询问和分析情况，下达命令。他对自己的部属总是高度信任，他常说：没有打败仗的兵，只有打败仗的官。指挥员一定要亲临前线，所谓前线指挥所，一定要在前线！要仔细观察，冷静思考，不该牺牲的时候，牺牲一个战士也是错误，该牺牲的时候，为了夺取胜利，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指挥员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党为人民负责！”

这时，文工团的乐师们有人拉响提琴或手风琴，配合着时梦的讲介，伴奏起荡气回肠的旋律……

在12军指挥部，刘金星正在向王近山汇报渡江计划，旁边有吴天等参谋人员，刘金星说：“……第一梯队展开两个师，每个师各展开两个团实施进攻……”

王近山感觉到计划有些古板，他皱起眉头表示疑问。

刘金星看出了王近山的不满，愣了一下说：“这个方案是根据上级意图按照常规拟定的。”

王近山看看刘金星，平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常规？此次战役，渡江是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敌军虽如惊弓之鸟，但还是会利用江防孤注一掷，必然拼命以火力控制江面，而我军以木船横渡天堑，江深水急，客观上受到限制，如果受挫于江中或滩头，情况就极为被动。因此，必须集中兵力，组织各师主力团形成铁拳头砸过去，保证一举强渡成功！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怎么，你忘了我们的看家本事啦？要揭开水壶的盖子，把滚开的水扑头盖脸地兜头浇下去……”

吴天插话：“首长，我建议，是不是能以三个师战斗力最强的尖子团编组成渡江突击队。”

王近山：“对头！”他看了看刘金星问：“智多星，你看呢？”

刘金星点头称是：“首长，我们马上调整思路，重新修订渡江作战方案。”

不能不佩服王近山已经在头脑中构思出渡江后的作战轮廓和整体思路，他向刘金星交代：“根据现在敌我双方态势，我军过江后，敌军势必南逃。因此，过江后必须立即组织追击作战，在制订计划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可能部队过江后，来不及休整就转入追击，你的计划一定要有连贯性。在追击作战中，各部队必须做到：第一，发挥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大胆迂回、分割、包围，歼灭敌人，要敢于孤胆作战，以少胜多，独立歼敌。第二，要猛打、猛冲、猛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击溃敌，不为零星小敌所纠缠，不为缴获所拖累，穷追猛打，把残敌歼灭在溃逃途中。过去我们是以十胜一，现在随着战略态势的变化，我们要以一胜十。第三，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刘金星和吴天在笔记本上飞速地做着记录。

王近山一面踱着步子一面继续说：“我看哪，渡江战役可能只是个过程，要把眼光朝前看。我的初步意见是把追击部署考虑为：35师（原17旅）作为前卫，34师（原16旅）为第二梯队，36师（原18旅）为侧翼机动，要兵分多路追击逃敌！……”

王近山踱到地图前感慨地说：“兵败如山倒呀，搞得不好，我们要来一场撒开腿的千里大追击哟，我就担心到时候俘虏都来不及捉嘞。”

刘金星和吴天对视着笑了起来。的确，打仗如果真的打到连俘虏都来不及捉了，作为一名军人那会是怎样得意的一种感觉呀。王近山稍微停顿了一会儿，轻松地说：“不过，现在还是要心注当下，先跨长江！金星啊，我另外单独给你个任务，去江边找有经验的老艄公，就是老百姓说的‘船把式’问问，这几天有没有西北风？”

刘金星和吴天莫名其妙地看着王近山说：“现在是春天，风向都转东南了。首长是？……”

王近山抬头看向窗外，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起来：“风随虎，雨随龙。我王近山是只老虎，老天爷应该起点风来帮我一把！不过，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了，否则……”

王近山是一位杰出的将军，又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他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背景里依稀保留着一种无可厚非的传统理念，这些东西出现在王近山这样有个性的中国贫苦农民出身的将领身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出类拔萃的文化现象和风格，你能简单地说这是迷信吗？

战史和军史恐怕都没有过如此的记载，但是当我们向曾经在王近山身边工作过的人核实此事时，那些经历了渡江战役的老革命们点头说道：确有其事……

刘金星根据王近山的指示，几天以来，在长江边，四处找人打听风向。这一天，刘金星陪同王近山亲自向船夫们询问着他所需要的东西。

人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江边一间草庐，王近山支开了雷虎等人，仅带刘金星向草庐走去。

在江边的一所简陋的草庐内，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盘腿坐在蒲席上，看一本线装书，不难看出这是一位饱览风雨、久经世面的高人。

王近山躬身而进，主动和主人打起了招呼：“老人家，打扰了。”老人抬起头，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王近山，没有说话。

王近山接着自我介绍道：“我是王近山，今天前来有一事请教。”老人被王近山的气场吸引，他十分沉稳地说：“大军，请讲。”

王近山不急不缓地问：“请教老人家，近日可有风？”

“想借东风？”老人挑起浓眉，看着王近山反问道。

“是西北风。”王近山十分礼貌地笑着说。

“如果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

王近山挺胸抬头，挥手指向长江，“如有此风，将促我风帆，助我飞跃天堑。”

老人站起了身，面对王近山，“老夫一生在江上行走，这个季节见过的都是东南风，从未有变，大军为何五次三番地来问？”

王近山：“带兵打仗，天文、地理，敌情、我情应在掌握之中，先有胜算才有胜利，一点疏漏都不敢有啊。此次渡江，我军之敌为蒋家王朝，如果

长江不与我为敌，就是天意，天助我军。”

老人看着王近山，点点头，“看你行武之人却一身儒雅，所领大军也定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军。我可以告诉你，大军渡江之时，行走江上定有吉风相助，此乃天意。”

王近山听后笑脸大开，他拱手朝向老人，“多谢老人家的指点。”

老人摇手说：“不用谢我，这是天意。大军顺乎民意，天也助你。”

王近山告别了老人，来到长江边。王近山站在滔滔江水前，对身边的刘金星说：“不是我迷信，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不要忘了，风随虎，雨随龙，我这只猛虎要渡江，一定会有吉风助我。命令部队，所有船只都必须备上风帆，一旦风向有变，扬起风帆，借顺风顺水之势冲向南岸，我们渡江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刘金星脸色绯红，含笑答道：“是！”

在军部医院，韩岫岩和李成芳等人并排坐在院子里，扩音器里传出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

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全文播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颁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正如王近山所预料的那样，渡江战役不过是大踏步地走了一个形式，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直冲长江南岸，守备长江防线的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对我军的渡江部队构成大的威胁。但是，值得一提的倒是：渡

江那天的确是神奇地刮起了西北风，风助我军，顺风顺水。至于说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现象，王近山始终认为是“风随虎，雨随龙”，难道说这些真的都是迷信吗？……

另一件被王近山预见到的，是国民党部队真的是兵败如山倒，我军将士也的确确实展开了一场千里大追击！

在安徽贵池，部队开进的路边临时指挥部，王近山和刘金星、吴天等机关人员围在地图前。吴天报告：“我军前卫 35 师沿青阳、石埭一线向南追击，已解放石埭、太平。上级通报，敌人在徽州、屯溪一带集结，敌 106 军一部据守徽州，企图迟滞我军南进。”

王近山当即命令：“搞掉它！”同时他还命令 35 师加速向徽州进发，趁敌立足未稳，一举歼灭。命令 36 师作为侧翼向屯溪突进，协同友邻围歼该敌。

王近山这时联想起自己在前几天那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向指挥员们特别强调：“今后的追击作战，各级指挥员的思想都要来个大转弯。因为敌人已经没有了魂，没有魂的部队就是散沙一盘。以前，我们三五个人打一个敌人，今后我们一个人要打五个、十个敌人！过去，一天跑七八十里路，今后，要能够一天跑百里、百五十里。要发挥高度的勇敢顽强的精神，要敢于大胆地迂回、分割、包围、歼灭，要敢于单独带领部队作战，要及时果断地处置情况。对于那些溃逃的敌人，要不顾疲劳不怕困难地追，20 天、一个月不休止地追！穷追！猛追！追到底！直至全部消灭敌人……”

王近山坐在吉普车里，把地图摊在自己的膝上，仔细地盘算着如何一鼓作气地追击敌人。吴天向他报告：“主攻 35 师根据命令火速接敌，昼夜兼程翻越上下 40 里的西箬（音：若）岭，缩短了 70 余里路程，提前到达徽州外围。”王近山看了看地图：“电令 35 师分兵一部迅速切断徽杭公路，以该师主力对徽州城内守敌发起攻击。”

战局完全按着王近山事先预料的那样，在紧张有序地发展。就在徽州的追击前线，张高抓着报话机大声喊叫：

“报告王司令，我是张高。我师 103 团冒着瓢泼大雨，趟水过河，突然

出现在了徽州城下。敌人乱作一团，四处逃命，当场抓了俘虏 7000 多名，接着又冲上山腰，包围企图逃跑的敌人，1000 多名敌人在敌团长带领下，打着白旗，扛着枪炮，下山投降了！”

吉普车停到路边，王近山举着步话机的听筒欣喜地听着张高的汇报。步话机里又传出张高的声音：“104 团按你的命令切断徽杭公路，抓了从杭州方向跑来的 1200 多个俘虏，其中还有一个少将师长。接着，104 团又在 103 团配合下，截击从徽州逃出的敌 282 师，歼灭大部，俘敌 3000 多名。留在徽州城内的我师部人员和通讯排 40 多人，还抓了 1000 多名俘虏。在徽州，我两个团的兵力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和两个保安团。现在，部队正准备向东追击朝杭州方向的敌侯镜如兵团和李延年兵团。这下我们可是吃着香的，喝着辣的，便宜可是占大啦！哈！哈！哈！真是您在渡江前预见的那样，抓俘虏都来不急哟。”

王近山站在吉普车边，听张高的汇报。刘金星走过来，将一份电报送到王近山面前。王近山迅速看完电报，立即对着报话机命令：“张高，你听好。刚刚得到情报，敌侯镜如、李延年这两个兵团改向金华方向逃跑，你马上通报你的师长，立即改变追击方向！”

“是！”步话机中张高的大嗓门显得格外兴奋和激动。

王近山转身对吴天说：“要 34 师。”

他接过步话机大声说：“太忠，我是王近山，敌人正向金华方向逃跑，你把你师的先头部队立刻调整向金华追击！”

步话机里传来尤太忠浑厚坚定的大嗓门：“好！我马上去组织。”

王近山接着说：“敌人现在是脚底下抹油，溜得很快，你们要不顾疲劳，日夜兼程，穷追猛打，抓住敌人就是胜利！”

“王司令，你放心吧！”步话机里一句大别山的方言把话说得分外提气。

连日来，王近山几乎都是在汽车上办公了，因为，战局发展得很快，不断变化的情况，都必须迅速地做出反应和处置。这天，在进军途中，王近山从吉普车上下来，他是停车休息，走走步子活动一下。刘金星前来报告部队

开进情况：“34师在解放寿昌后出兵直击兰溪，歼灭了当地土匪武装；36师在徽州以东王村埠地区围逼敌军2个团投降；35师104团在34师一部配合下，解放了金华，歼敌88军1800多人。”

胜利的战报鼓舞着王近山，他大声地对金星说：“好嘛，我们出发去金华！”

连日来不停顿的作战和长途追击，指战员们的确太累了。在浙江金华的郊外，张高竟然靠在公路旁大树下站着睡着了，他手里还端着一碗还没有喝完的水。张高的警卫员在他身旁想去拿开那碗水，可又怕吵醒张高。

王近山的吉普车停在张高站着睡觉的大树旁的公路上，张高的警卫员林杰赶紧上前向王近山敬礼：“王司令！”

王近山看见站着睡在大树下的张高，径直走过去。他叫了一声：“张高。”张高睁开眼睛，嗯了一声，又睡了过去。

林杰向王近山解释：“他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刚睡着一会儿。”王近山抬手看了一下手表，不难看出他不忍心再叫醒他，可是军情紧急又不能不叫。他不得不再喊：“张高！”

张高被这一声喊，叫醒了。当他看见王近山站在自己跟前时，他腾的一下跳到王近山面前，惊讶地问：“首长，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就你一辆车？这路上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太多了，危险得很！”

王近山并没有在意张高的话题，而是反问道：“部队在干什么？”

张高回答：“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拟在金华地区修整一天。”

“现在没有时间给你休息，快赶去吃肉！”王近山看着张高着急地说。张高一听说要去吃肉，立刻来了精神，“吃肉？在哪儿？”王近山用手示意跟他来，他们一起走到汽车前，吴天过来将地图铺在汽车引擎盖上。王近山指着地图说：“敌军重新组建的110师和318师正沿杭州方向逃往义乌、东阳一带，企图从福建沿海溜掉；敌23师和103师各一部正向缙云、丽水方向逃跑，敌192师残部则向桐庐方向流窜。”

张高在地图上看了一下说：“好，我去追！”

王近山沉稳地说：“接通你的师长。”

王近山拿起步话机说：“德生吗，我是王近山，我现在在张高这儿。根据当前情况，你们师赶紧出击义乌和东阳，最好要马上搞到火车，运载部队赶过去！”

步话机里 35 师李德生师长的声音：“好！我马上执行。”王近山转身对张高说：“就这样，你快去吧！”

吴天将已经接通 34 师的话筒递给王近山。

王近山接过步话机说：“太忠啊，我是王近山，你立刻带部队南下缙云、丽水，追歼逃敌！”说完之后，王近山对吴天：“要 36 师！”

紧接着他命令 36 师邢荣杰师长：“邢师长，我是王近山，你现在马上向桐庐开进，追歼敌 192 师残部！”……

王近山作战指令的安排总是那样井井有条、紧凑自信并且胸有成竹。

……在 35 师部队行军途中，张高走在队伍里，他和一个叫周默的战士并排行进。这个叫周默的战士和张高开着玩笑：“同志，我现在可是‘泡’团团长了。不过，不是大炮的炮，是水泡的泡，我这脚底下，大泡小泡都排满了！”张高听着他的玩笑，关心地问：“那你还能走得动吗？”

周默并没有看出走在身边的是副师长，他脑袋一晃，“没问题，毛主席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咱们哪，革命不到底就绝不停脚！”

张高打趣地问：“泡团长，那怎么才算将革命进行到底？”

周默：“一口气追下去，全部、干净、彻底，统统吃掉！”

旁边的战士们也高兴地大笑起来，周默不以为然地说：“笑什么？就是要一气追到底嘛！”周围有人提醒他：“你也不看看你是在给谁做指示？”

周默扭头看见是张高，他惊讶地说：“呀！首长，我瞎说呢，我……”张高笑着说：“你说得不错嘛。拽得像个剃头的！叫什么？”

“报告首长，我叫周默，周文王的周，沉默的默，不说话的那个默。”

旁边另一个战士插嘴：“你父母白给你起这个名了，叫你一会儿不说话，比登天还难！”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张高的心情十分轻松和愉快，他鼓励着战士们：“赶路啊，说着笑着就